



存入，作家的童年記憶 - 張維中

【 孩子的頑皮特權 】

從臺北開往新屋的客運，對小時候的張維中來說，就像一條時空隧道。搖搖晃晃中，記憶漸漸甦醒——

擁有兩個外婆的童年，成為都市孩子最快樂的桃花源。新屋農村的煙火氣；眷村微光點點的元宵夜，一點一滴，化為他筆下溫柔而長情的風景。沿著張維中的回憶慢慢走，這條回家的路，還很長。

獲獎經歷

教育部文藝創作小說獎
全國學生文學獎小說獎
中央日報文學獎小說、散文獎
華航、長榮旅行文學獎
第 43 屆金鼎獎圖書類兒童及少年圖書獎

張維中

臺北客家人，作家，寫遊記、散文、小說，亦跨足雜誌專欄與少兒讀物。畢業於東吳大學英文系、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文學研究所。2008 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別科進修，並進入 Tokyo Design Academy 專攻雜誌平面設計。現於東京過著編輯設計與寫作的兩棲生活。19 歲起在文學獎嶄露頭角，筆下故事有明快的畫面感，善於描繪人物細膩的情感，專注於處理不同定義下家人的故事。

長篇小說

《岸上的心》
《三明治俱樂部》
《九層之家》
《大好時光：三明治俱樂部 2》
《無影者》
《戀愛成就》
《餐桌的臉》
《不在一起不行嗎》
《划船去摘星》

短篇小說集

《501，紅標男孩》
《帶著水母去流浪》
《戀戀真夏》
《讓飛魚去憂傷》
《天地無用》
《代替說再見》

散文集

《流光旅途》初版書名 Sayonara Bus
《不是太堅強》
《東京開學：出發吧！30 代的新生活》
《東京上手辭典》
《夢中見》
《東京模樣》
《東京直送》
《東京男子部屋》

生活風格·旅記

《台北國際航線》
《飛導遊：六年級生與台北城的時空對話》
《東京等等我》
《半日東京》
《日本·一日遠方》
《東京，半日慢行》
《日本·愛的魔幻旅行》
《日本·三日祕境》
《東京小路亂撞》
《日本小鎮時光》
《日本，旅人的形狀》

少兒讀物

《看我七十二變》張曼娟奇幻學堂系列
《野蠻遊戲》張曼娟成語學堂系列 1
《完美特務》張曼娟成語學堂系列 2
《讓我們看雲去》張曼娟唐詩學堂系列
《麒麟湯》張曼娟文學繪本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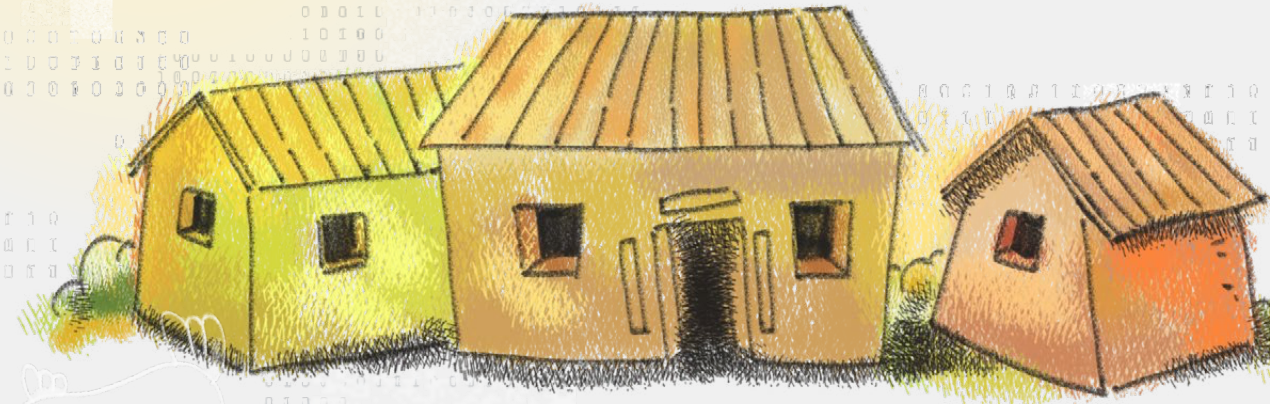
【孩子的頑皮特權】

邀稿 | 張維中

我有兩個外婆，一個是我媽媽的親生母親，另一個則是我媽媽的養母。我媽是出生於民國三十年代的桃園客家人，在她小時候，臺灣經濟還不是很好，賺錢養家不容易，於是父母把小孩送去給家境好的人家做養女，在當年似乎是很常有的事。別人家做養女的情況，我不是很清楚，但我媽雖然離開原生家庭去到另一個家成長，從小到大，一直到結婚以後，她始終都有跟原生家庭保持聯繫，而且和兩個母親都維持著親密的關係。我媽在二十歲嫁人，搬到臺北居住，往後逢年過節，她就會帶著包括我在內的孩子們回娘家。

因為我有兩個外婆，所以每次說「去外婆家」都會去兩個外婆家。她的原生家庭在桃園縣新屋鄉（現在是桃園市新屋區），而養母家是在中壢市中心，她為了向我們區分兩個外婆家，於是告訴我們，她的親生母親家是「鄉下婆婆家」，養母家則喚做「中壢婆婆家」。

現在說新屋是「鄉下」，肯定會被人指責政治不正確、帶著臺北觀點吧？不過當時（大概四十年前）臺灣的城鄉差距仍大，新屋的外婆家確實是還滿鄉下的。印象中，在我幼稚園和小學時期去新屋的外婆家時，那裡還沒有自然水，是打井水生活的；一層樓的矮房子是用泥土跟紅磚砌成的，地板沒有鋪柏油，是那種一下雨就會變得泥濘濘的土地；房子前面的空地會拿來曬穀，旁邊還有豬圈。所以當年會說是「鄉下」，應該不為過吧……



“你的「鄉下婆婆家」對我們來說，
就是個童年的祕密基地。”

這樣一個跟臺北差距很大的地方，若是跟住在臺北市的同學或玩伴提起的話，很多人都會無法想像。不過如今回想起來，卻是非常難得的，一段專屬的童年回憶。同儕的朋友們聽到了，甚至曾說：「你的『鄉下婆婆家』對我們來說，就是個童年的祕密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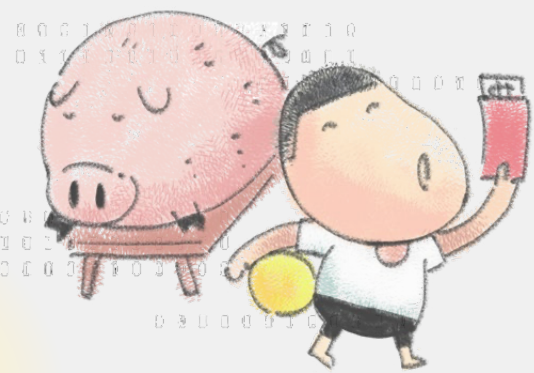
每一次，我跟著爸媽和姊姊們「回鄉下婆婆家」的時候，就像是遁入一個特別的世界。當年臺北去新屋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們得搭擁擠的客運轉公車，一家人浩浩蕩蕩的移動，很舟車勞頓。那段搭車的過程，就像是從城市到鄉下的時空隧道，為進入一個異世界做準備，只不過這條時空隧道不僅沒光速，還很龜速，有時必須搭配難熬的暈車體驗。

我和我三個姊姊們的年齡有段差距，而她們的年紀因為跟外婆家的表哥表姐們比較相近，所以比較能夠玩在一起。我跟著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度過了早熟的幼

年，見證不少在客家農村（啊，應該這麼稱呼新屋鄉下就典雅多了嘛）發生的童年趣事。

我們回鄉下婆婆家時，就會跟那裡的小孩玩在一起。鬼靈精怪的小孩子齊聚一堂總是頑皮，完全不理大人的警告。外婆家前的空地，有時會放置束好的稻穀，大家就愛衝向疊高高的稻堆，然後看稻穀應聲垮下，樂不可支。

我的三姐有著「綜藝咖」的體質，有一次去鄉下婆婆家時，她因為不想吃那麼多飯（大人總會裝很多飯給小孩），就偷偷繞去外婆家的養雞場，把飯拿去餵食小雞，請牠們幫忙吃一點飯。結果，沒想到才撥出碗裡一點飯，一大群小雞就爭先恐後來搶，最後見她乾脆把整碗飯都倒給小雞吃，牠們一下子就吃完了。大人稱讚我三姐很乖，把飯吃得乾乾淨淨，只見她默默地跟我說：「從此我知道，原來雞是會吃飯的……」。



“所幸孩子總有頑皮的特權，現在都成為了茶餘飯後的趣事。”



我從小住的地方是個眷村，其實跟客家社群沒有關係，但因為村子裡住著很多與外省移民結婚的客家女人（包括我媽），她們聚在一起成為好友，而她們的孩子們（包括我姊和我）成為玩伴，因此這個眷村的氣氛跟一般印象中的外省眷村很不同，參雜了一些客家味。

我的年齡比較小，當我比較懂得玩耍的時候，村子裡的哥哥姊姊們已經長大。他們曾經很瘋狂的玩法，我沒跟到，只有一些靜態的童玩是我有參與的，例如元宵節時提燈籠。那時候的燈籠會拿奶粉罐來手工製作，快過年時，整個村子裡的克寧奶粉鐵罐就變得炙手可熱，大家都要搶一個。奶粉罐做燈籠，要用鐵鎚和鐵釘敲敲打打，在罐子上打出一圈又一圈的洞，最後放進蠟燭，串上鐵絲當提手，就算大功告成。

元宵夜，在村子裡提奶粉罐燈籠夜遊，結束後，我們坐在家門前，把奶粉罐矗立起來，蓋鐵蓋，抹蠟油，然後將沿途摘來的綠葉放在熱騰騰的蓋子上「炒青菜」，是進階版的「扮家家酒」。平常玩火可是不行的，但元宵節這一天，特別通融。不知道當時炒的菜裡，是否會有一道客家小炒呢？

不久，矮房子眷村拆了，改建成五層樓的公寓。一晃眼，四十年快過去，當時的新公寓也衰老了，談都更拆建，據說將會變成二十八層的高樓。燈籠的燭火已熄滅許多年，人事已非，而留在回憶裡的童年仍自帶光芒，在不能折返的遠方，微微的閃爍。



“人事已非，而留在回憶裡的童年仍自帶光芒，在不能折返的遠方，微微的閃爍。”

客家人有「義民節」的傳統，主要在每年農曆七月舉行。小時候會在義民節時回鄉下婆婆家吃「大拜拜」，不過究竟有什麼慶典，其實我已印象模糊，唯一記住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在吃飯前，能吃到我最愛的客家麻糬和客家湯圓，另一件則是會舉辦「神豬大賽」。神豬大賽俗稱「殺豬公」，是習俗中的一項祭拜儀式。簡單來說就是參賽者會在祭典前開始飼養神豬，想辦法餵食牠，讓豬吃得又重又胖，比賽看誰家的豬最大隻。鄉下婆婆家有養豬，也參加神豬大賽，他們會把嘴裡塞著鳳梨和紅包的豬公，架在住家旁。每次這時節回外婆家，就會看到在陰暗的棚子內，一隻超乎異常的肥豬，咬著鳳梨和紅包。老實說，那畫面並不舒服，小時候看到覺得很驚悚，不敢靠近，即使遠遠的也不敢多看幾眼。

有一年義民節回鄉下婆婆家時，表哥在路上撿到紅包，他把我三姐拉到一旁，竊竊私語：「我撿到紅包！」他們抽出紅包袋裡的錢，發現有六百元，但是鈔票已經被紅包的顏料給染色了。他

們偷偷去路邊的柑仔店要買糖，結果老闆看到被染色的錢不收，敗興而歸。一回到外婆家，看到一大群人慌慌張張在找東西，一問之下，竟是在找塞在豬公嘴裡的紅包。於是三姐才知道，那紅包的來源。表哥說他不知道那是塞豬公的紅包，當然更不知道為何會從豬公的嘴裡飛落在路上，讓他給撿到。總之，表哥和三姐見大勢已去，只好把紅包交來說撿到了。大人們以為他們拾金不昧，開心的稱讚：「恁乖～恁乖！」（真懂事）只有我們這群小孩暗自竊笑，明白怎麼一回事。

我們和媽媽那裡的客家親戚平常分住在臺北和桃園，只有在這些特別的日子回外婆家時才會聚首。長大以後各奔東西，有些人早逝了，有些人活著卻也淡了關係。兩個外婆都過世以後，我媽少了去外婆家的動機，我們自然也漸漸和兩個外婆家拉開距離。那段到外婆家的孩童時光塵封在往事裡，如今想來頑皮的事情真不少，所幸孩子總有頑皮的特權，現在都成為了茶餘飯後的趣事。

